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

唐 二十五

張廷珪

韋湊 見素 諤 顓

韓思復 朝宗 飲

宋務光

辛替否

武平一

李义

賈曾 至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

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  
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  
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佛  
氏所謂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  
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  
乞匄自瞻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以充非所謂隨  
喜者也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  
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

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筴以廣軍資廷珪上書  
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存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  
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  
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  
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  
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  
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  
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君國切要假

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  
言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而已暴罰一二則  
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  
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  
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  
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願罷之  
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為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  
開元初大旱開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

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  
為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汎掃氛垢日  
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  
九穀失稔開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  
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  
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願陛下畏天戒恤人窮約心  
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  
減外廩去淫巧捐珠璧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

休遠境罷縣戍矜惠悻獨蠲薄徭賦自然和氣上通珍  
祥下降況今陛下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  
以視冀有聞見安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再遷黃門  
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  
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  
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  
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

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優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固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綿至石國市犬馬廷珪言不宜勞遠人致異物俄坐漏禁內語出為沔州刺史顏徒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



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  
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  
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  
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  
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  
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貞  
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躋於仕屢  
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  
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  
宿湊永淳初解褐授婺州叅軍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  
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  
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  
伏人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  
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  
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

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  
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  
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  
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  
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  
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  
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  
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為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

威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  
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  
中為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  
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又奚可襲此時韋氏  
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  
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  
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  
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請易謚以合禮經其多祚

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閣中勞曰誠如卿言  
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示時  
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  
諫以為方農月興功雖費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  
捨耕取催趨耒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  
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蚊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  
詳議崔湜岑羲謂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湊曰食厚祿  
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為減費萬計出為陝

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尋

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受賕抵法因  
出湊曹州刺史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  
舉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  
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叅軍襲父  
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為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

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吏部侍郎

新書作文部  
侍郎按天寶

十一載始改吏部曰文部而見素為侍郎  
乃九載事時尚未稱文部也今從舊書

平判皆誦於

口銓叙平允官有句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  
秋雨潦閱六旬帝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  
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為安祿山所  
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  
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思  
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  
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  
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



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幽國公肅宗

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乃冊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矢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為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開瑄名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也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

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昂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

月皆驗

按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山卯安慶緒弑其父祿山通鑑稱李猪兒夜殺祿山至乙卯旦慶

緒即皇帝位然後發喪然則祿山實以甲寅死本紀據其發喪之日書之耳

明年三月至鳳

翔拜尚書左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

三銓簿領場散選部文符偽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網以為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為僕射徙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實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忠貞子諤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今宗廟震驚陛下棄

神器奔草莽惟割思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  
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為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  
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大原朔方涼州或  
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  
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  
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顓字周仁諤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  
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儻身自鄆尉判入等授萬年尉

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均  
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  
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為大  
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為戶部侍郎  
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  
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  
頗傳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維字文紀叔謙孫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

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弟繩長文辭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廊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繩刊正圖籍以善職稱終陳王傳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

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  
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首長死  
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  
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以廬江多盜  
遂縣舒城盜賊為衰入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  
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  
刺史有治名入為刑部侍郎初維為郎蔣柳于廷及虛  
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



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  
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家富有金玉車馬玩  
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  
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  
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  
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誅

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  
崇為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武攸  
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為王同皎所薦貶  
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錐鑿尤苦思復為  
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徙  
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  
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  
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

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  
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  
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  
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  
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  
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  
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  
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

誠實以答謹答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  
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  
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  
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為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  
北巡為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  
為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  
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  
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

僊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大  
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  
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  
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之法無乃  
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邠  
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  
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

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  
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  
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  
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  
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  
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  
門滙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  
內無事訖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

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  
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  
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  
使府入為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  
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  
察使商才補職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欽  
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

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  
為縣令使者請欣欣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咎其  
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  
不足充其費伙處以儉約遂為定制衆以為難卒贈工  
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  
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  
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



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則水泉溢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

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  
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審時則有牛禍意者萬  
幾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  
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  
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  
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  
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  
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僂俛尚何救哉且數年以來公

私受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  
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  
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  
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  
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  
止長史貪冒選舉以私掾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  
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  
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

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  
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  
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  
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  
國經悖天道此誠治亂安危所繫願陛下遠佞人親有  
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躋疏奏不省  
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  
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

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  
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  
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  
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為名臣卒年  
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  
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  
之始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  
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獠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

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  
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  
鑄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  
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  
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  
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  
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  
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

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或有其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奉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而行之於今不以

為怪者臣得言之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何所歉於無力之士而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怨也費人之財怨也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



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  
所愛安歸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亦有今日之福無  
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自來去年七月五日  
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易尚更因循棄一宅造一宅  
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  
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  
也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  
輸不克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

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克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利己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豈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為減彫琢之費以調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

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用度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

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百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門不能撰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臣竊危之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貞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

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造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自帝皇以來未有若斯神聖者也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不停半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

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之所親見也何不鑒而改之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立可致矣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壘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

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而以百萬緡錢構無  
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  
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  
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往見明敕自今已後一用貞觀  
故事且貞觀之時有如今日營寺觀加浮屠道士益無  
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  
貴為天子不改其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往者  
和帝之憐惇逆也

時追貶安樂公  
主為惇逆庶人

宗晉卿勸為第宅趙

履溫勸為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  
息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茲  
二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晉卿之徒陰勸  
為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伏惟陛下權停二觀以須豐  
年以所費之財為公主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  
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其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  
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賊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為請替  
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



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餘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賴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  
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  
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  
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  
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  
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

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  
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  
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  
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  
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  
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  
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  
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

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  
離間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  
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外四  
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  
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  
輸讒計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  
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中以恩  
勤斥姦人塞纔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

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  
春秋學它日學士大集日用問魯三桓鄭七穆云何平  
一誦答如流因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  
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  
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以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  
語一坐驚服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  
嬰滑稽敏給詔學士謔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  
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

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  
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  
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  
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王  
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  
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  
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  
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媒狎虧汙邦典不納玄宗立貶

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  
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  
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  
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  
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  
昶以乂開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  
乂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

江南發在所庫貨以贖生父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  
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  
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  
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貨減方困之徭其澤  
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人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  
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  
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  
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父不可耳諫罷金仙

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又自  
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  
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  
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  
有宰相器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兄弟俱以文章名同  
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  
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



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  
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  
悉龐同善雖非關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票勇冠軍高  
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性沈毅持重有統御才然夙夜  
小心亡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  
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  
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  
戶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

子遴選宮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昔齊以女樂饋魯而孔子行秦以女妓遺戎而由余出良以冶容哇姦蠱心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故大聖名賢疾之最甚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廷伎樂古或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寮慢伎淫聲實虧睿化願下教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

知制誥

舊書云拜諫議之明年有事南郊按睿宗親郊在太極元年則曾之從官是景雲二年事也唐

會要載曾以太子舍人諫女樂為先天元年正月事先天元年即太極元年也曾是時已遷諫議矣會要說

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

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

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且

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

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史遷禮

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  
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肅帝曰昔先天誥  
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  
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去榮富平人故肅宗  
新得陝且惜去榮善用礮從通鑑補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  
至諫曰去榮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易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

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  
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若以一能免殊死彼弧矢  
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  
來是法令不一誘人入罪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  
其傷蓋多且逆亂之人彼此一也亂於富平能治於陝  
乎悖於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  
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  
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

不敢專也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  
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去榮未拔陝郡不  
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請論如法詔可  
按殺人者死固不可赦而去榮乃殺本縣令故賈至等  
所爭尤大新書載此事殊不得其要領今頗以通鑑易  
之至通鑑謂肅宗竟捨去榮而新蒲州刺史以河東瀕  
書云詔可未知孰是姑仍新書

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  
慰撫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  
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

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縮言至議  
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  
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  
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  
待制集賢院大厯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  
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

唐 二十六

桓彥範

薛季昶  
楊仲昌

楊元琰

敬暉

崔玄暉

漢 綬

張柬之

袁恕已 高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才識必能自致遠大厚為禮尋擢監



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  
占已有天分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  
許彥範諫曰昌宗苞藏禍心億測天命事敗得引首以  
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且既自歸  
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厄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  
宥之誠恐昌宗自謂得計人亦以為應運浩然從之是  
縱成其亂也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  
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

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  
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上上卒見聽嘗曰大  
理人命所縣必不能順旨說辭以求苟免張柬之將誅  
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  
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  
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  
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  
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

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  
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  
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  
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  
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  
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  
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  
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

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  
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  
不得預外政也願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  
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  
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  
數幸其居上下汗慢君臣虧替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不急  
誅且有變願早裁之帝不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

為祕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  
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  
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  
祭酒如晉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  
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  
后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畏且三思與烝  
亂由是朋讒竒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  
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

十死令朝朔望尋出為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  
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  
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竇  
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勲封  
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  
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狀物色其人  
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暉暴訕搖變內託廢后  
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

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讎家誣譏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瀋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聞喜令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

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諡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  
暉玄暉東之恕已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  
範為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已太子  
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  
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  
切誅二張也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  
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  
彥範不欲廣殺因日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籍手季



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

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

通鑑考異

曰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彥範不欲廢穀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按此事傳聞異辭未易偏定今姑仍新書本文而附著考異之說以俟論古者擇焉

初將

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

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

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為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

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  
旬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豪城令彥範弟玄範官  
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  
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  
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拜季昶  
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豪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為髡州不能効季昶

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數月為御史中丞坐事  
左遷久乃入為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為洛州長史預  
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  
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  
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  
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

楊元琰者字溫號州閬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居父  
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

表其政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職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徙為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荆州共乘鱸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有匡復之志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

覽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暉感之然已不及計  
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  
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  
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  
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  
為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  
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為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

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邊監察御史坐累為孝義令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儉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暑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閭閻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為秦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為副

留守以治幹聞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  
金紫光祿大夫為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  
國暉表請降諸武王爵繇是皆為公三思憤俄封平陽  
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  
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悵彈指流血尋及

貶又放瓊州

按本紀云流散暉於嘉州宰相表同今從本傳及通鑑

宰相表同今從本傳及通鑑為周利貞所害

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曷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



學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曰吾  
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  
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此見親表仕者務  
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稟則善如其  
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  
閣舍人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不受私謁執政忌

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為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暉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

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閤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遷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冊其妻為妃賜寶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玄暉三世不異居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饗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

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  
二年詔與東之孫恣並為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  
子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  
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  
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彛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  
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為巴西太守  
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

房瑄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  
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  
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帝曰  
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為左散  
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  
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  
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極論載怙權  
樹黨毀法鬻恩帝然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

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為使料上直為百司料載諷皇城  
副留守張清撻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定由是貶道  
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  
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累遷金部員外郎渙之貶縱棄  
官就養後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  
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  
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

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  
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  
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  
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  
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内外官冗濫時議併省  
縱奏兵未息朝廷頻詔錄勞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  
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  
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早用屈縱搏裁文

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  
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餽取於  
民縱始令官辨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絕胥吏之私  
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閭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封  
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忠初渙為元  
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  
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  
時以為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  
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  
散騎常侍再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  
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  
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  
陰以百金謝媒者誘娶之遂為富人徐州平可久丐而  
歸往見妻乾夫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反罪  
可久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得其情即敕吏

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  
久時淫濼獄決而霽都民歌舞之徙陝虢觀察使軍亂  
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調清源丞永  
昌元年以賢良召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  
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  
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

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姚州古哀牢國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厯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厯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識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朝廷無絲髮之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

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  
固違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  
情剝削扇動酋渠造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提挈  
子弟聚會擁博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  
剝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薄石子仁奏置其後長  
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  
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  
州遂廢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

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後榷李稜為蠻  
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中  
騷擾于今不息宜罷姚州隸雋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  
瀘南諸鎮而設闕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雋屯兵擇  
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  
督府長史先是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  
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則李嶠蘇味道足矣若與成天  
下務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

按仁傑薦柬之  
事新書繫之長

安中孝仁傑以久視元年卒次年始改元長即名為洛  
安新書誤也吳鎮糾謬亦嘗譏之今從卽刪

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  
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  
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  
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  
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  
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  
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

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閩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作著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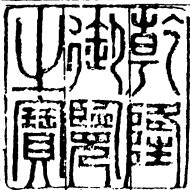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  
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  
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  
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  
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出為陵州刺  
史未幾恕已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及敗又  
流環州為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餽黃金至是飲野葛數

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諡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願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使宗祐失守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今

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願問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  
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乃與杞  
上佐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  
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  
二年帝以大盜後闕輔百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  
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  
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  
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

言其忠蹇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暉曾  
孫郢為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孫懔  
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  
基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  
後無聞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六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  
二十七至三十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

唐二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崔日用 日知

王珣

王毛仲 陳主禮

劉幽求，漢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二張而不

殺武三思幽求謂曰公等無壘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  
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  
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  
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  
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  
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  
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  
加賜實封二百戶賜鐵券免十死先天元年為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而竇懷貞為左僕射  
崔湜為中書令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  
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  
計若不早圖且生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  
兵除之通鑑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為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心甚不平形於言  
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考異之言甚是新書亦承用舊傳今從節刪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

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

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封州睥峰州光賓繡州明  
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  
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  
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  
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睦  
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憲憤卒于道年六  
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  
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唐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

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  
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  
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重愍乎帝惻然即日  
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還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  
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  
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  
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

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  
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  
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竟得罪時諸武及楚  
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  
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帝崩韋  
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曇私謁臨淄王以  
自托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  
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遲恐生變及韋氏平夜

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忿競罷為婺州長史歷揚汴充  
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事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  
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須臣子與謀今據大位一下  
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曰庶人之孝承順  
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  
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  
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

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坐兄累出為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以日用曾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見事敏速能乘機反禍為福以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

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  
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  
以文相知者

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  
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稱健吏遷洛州司  
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  
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廐馬多請  
分牧隴右省闕畿芻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



平縣侯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  
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  
羽林大將軍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  
尚書齒時為尚書襄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  
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  
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罷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為即  
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偏於揚州富商家

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齋使還長安玄宗為太子間游獵韋杜間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

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太平凶狡無比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誠召張說劉

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時劉幽求張暉皆得罪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

天樓閉闔以拒侍御史任知古在朝堂募數百人不得  
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義實懷貞常元楷  
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  
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  
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  
宋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  
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  
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

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  
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  
謫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天下已定宜益求純  
樸經術士以自輔帝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  
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  
歷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性豪侈其處方面  
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既  
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吏酋豪飲詭

擣博藏鉤為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  
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省外遷書疏往復以  
謫謫留落為嫌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  
發琚宿賊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夷深按  
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夷繼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  
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未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  
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  
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

少保太平之誅張暉召還為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  
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為寵然自  
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為羽林大  
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  
弟晤仕皆清近暉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綠乘  
驛就道敕州縣供餼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  
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



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簞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為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等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

官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奭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

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苧麥苜蓿千九百頃以  
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焚僮千口為牧圉檢勒  
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  
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帝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  
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  
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  
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  
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

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  
位卑者或踞見迂意即侮諱以氣凌之高力士楊思勗  
等銜之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  
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  
帝大怒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怒官皆毛仲  
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  
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漢  
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

州高廣濟道州並為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  
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位武衛將  
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  
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  
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為郎將

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  
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  
夜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

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  
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  
禮以老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七